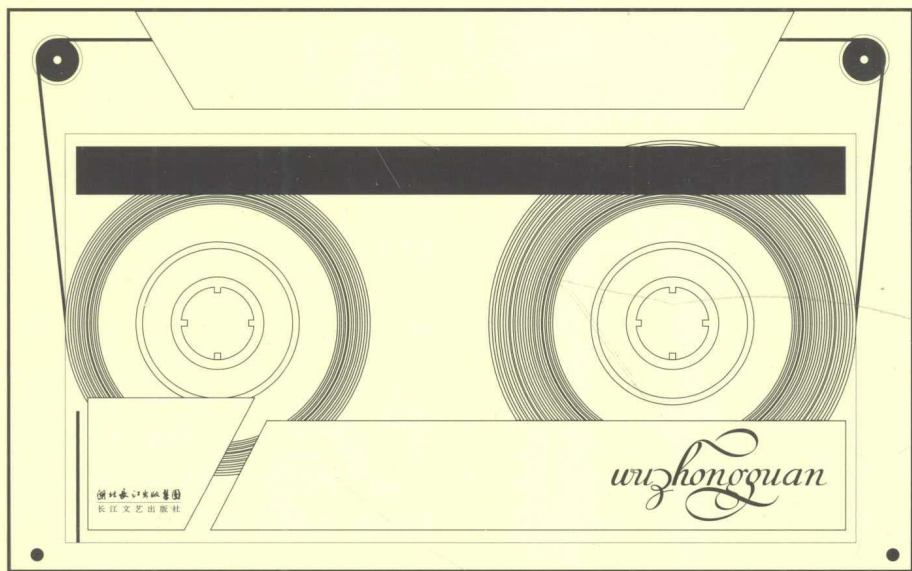


# 有声默片

吴忠全 著

小梦想 老故事 小城市 大末日

表面的繁荣是尴尬的掩盖，这是一个习惯沉默的时代。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东西，所谓的，有声的默片。



# 有声 默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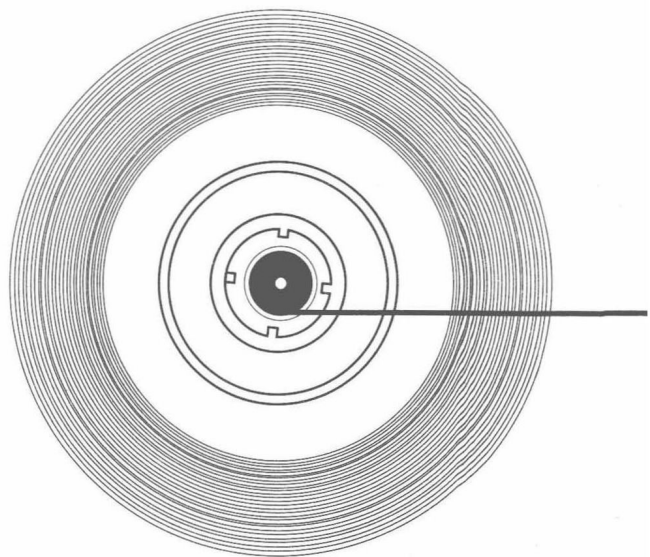
吴忠全

Silent  
Men



K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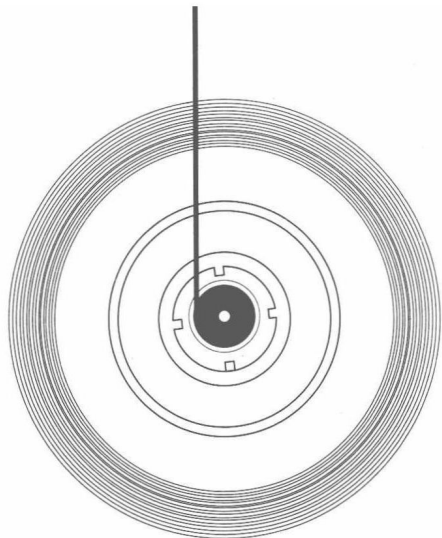
## 目录 CONTENTS

### 引子

- Chapter 01 小梦想 / 011
- Chapter 02 老朋友 / 029
- Chapter 03 小日子 / 043
- Chapter 04 老儿女 / 059
- Chapter 05 小情侣 / 075
- Chapter 06 老顽童 / 091
- Chapter 07 小离愁 / 107
- Chapter 08 老畜生 / 121

绝望，吃饱了不饿是什  
大家都是好朋友。

从家里扛着那个  
一家小旅店住下，这  
标着“朝阳路”，但  
“狼嚎街”，从字面  
道，即使如今歌厅已经  
地固执，仍旧保持着十  
丝歌厅”……琳琅满



罪，  
找了  
楚地  
叫它  
的街  
如此  
“情

去这条街唱歌的大多是中年人，确切地说是中年男人，只要有中年男人路过，老板娘就会站在门前拉客，“大哥来我家吧！一小时五十，两小时八十，一百块钱随便唱！”如果看男人有意思或是犹豫了，老板娘便会走上前去悄悄地道：“给你找个年轻的小妹陪你唱，保证让你开心。”假若男人受不了诱惑走了进去，便会看到沙发上一排的女性，穿着过时的衣服，嗑着瓜子抽着烟，操着一口城乡结合部的口音，“大哥选我吧，我唱歌好听，我唱歌每次都是一百分，我还会跳舞呢，四步、恰恰都行。”男人选了一个，当然也可以同时选两个三个，没有硬性要求。进入里面的包间，门一关便会传来各种形式的歌声，真的如狼嚎一般，当然歌声偶尔也会停止，时间长短不一，也没有人去闲着猜测里面的内容，怪无聊的。

袁晓兵住的旅店的隔壁就是一家歌厅，在二楼靠窗的房间，整晚闪烁着隔壁牌匾的霓虹灯光，其实那根本算不上是霓虹，只是一圈彩色的小灯泡，不时变换着颜色营造出淫靡的味道。袁晓兵从家里出来后就病了，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感冒，他便请了两天的假，躺在旅店的房间里却又被那些彩色小灯泡闪得睡不着觉，还有隔音不好的墙壁传来的“狼嚎”的声音，更是让他心烦意乱，而他始终没有考虑过这失眠只是因为长时间生活不规律黑白颠倒所致，于是在这失眠的夜里，袁晓兵也想不出正经事，便开始胡思乱想了。

# 有声 默片

吴忠全

Silent  
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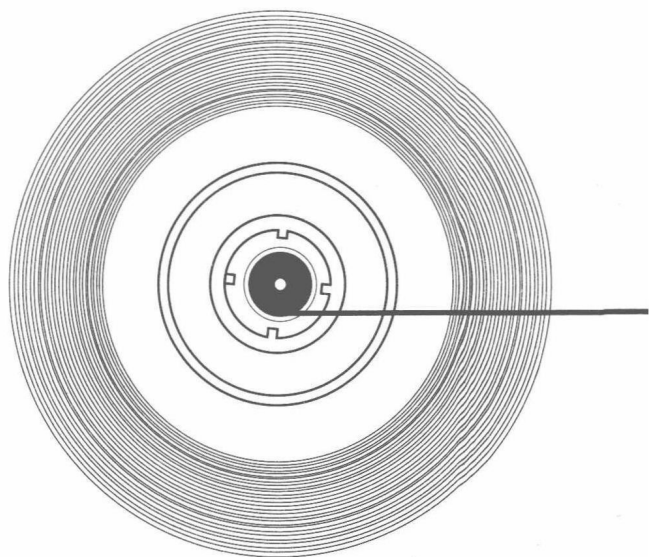


*ang huan*

© ZUI 2012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卓别林说：“用特写镜头看生活，生活是一个悲剧；而用长镜头看生活，生活则是一个喜剧。”

而我始终认为这是一句反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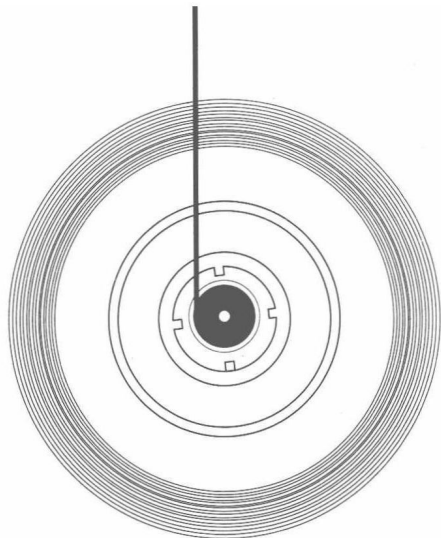


## 目录 CONTENTS

### 引子

- Chapter 01 小梦想 / 011
- Chapter 02 老朋友 / 029
- Chapter 03 小日子 / 043
- Chapter 04 老儿女 / 059
- Chapter 05 小情侣 / 075
- Chapter 06 老顽童 / 091
- Chapter 07 小离愁 / 107
- Chapter 08 老畜生 / 121





Chapter 09 小荒唐 / 139



Chapter 10 老故事 / 155

Chapter 11 小英雄 / 175

Chapter 12 老难题 / 189

Chapter 13 小意外 / 203

Chapter 14 老光阴 / 217

Chapter 15 小妹妹 / 225

Chapter 16 老照片 / 237

后记 跟我去北方



引子

P008-P009

我曾和一朋友发生过争执，争执的原因竟是中国的版图到底像什么。你或许觉得可笑，连乳臭未干的小孩子都知道像大公鸡，我的领悟水准自然也等同于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但我那朋友却觉得自己洞察能力超群，他很失望地冲我摇了摇头，“你根本没有仔细看，那是一只母鸡。”

“母鸡？瞎说什么！”我不置可否，完全把他的的话当做笑话或是低级的玩笑。

“不骗你，你没看到它身下压着两颗蛋么？”朋友指着那两个岛得意地看着我，“还有下面那条袋子（指南海诸岛的轮廓），就是用来装蛋的。”

我笑了出来，是大笑那种，之后却有些莫名的情怀，是隶属于怀念的范畴，然后盯着墙上的地图，把视线从那两颗蛋上移开，往上挪，一直挪到鸡头的部位。我不管它是公鸡头还是母鸡头，我心中的那座

城市就小心翼翼地镶嵌在那里，一个黑色的小圆点，如同赤裸的鸡皮疙瘩，这些年都没变大或是缩小，保持着处子的姿态，赫然地立在大地上逐渐被遗忘，就算在我的心里，也就要失色了。

接下来的故事就将发生在那里，那里四季分明，那里五谷丰登，那里是一段远去的时光和一个浩浩荡荡的梦，温吞地潜伏在表皮下面，伺机乘虚而入，占领并不光辉的岁月。

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

我有些迫不及待了。



小算想

P012-P027

这座城市，晴朗又阴霾，护城河的水流了一年又一年，平静又起狼烟。这里的人们，悲伤又喜乐，过了一年又一年，不慌也不忙。只是，所有人没有察觉到危险在慢慢靠近，所以日子还都是日子，梦想还都是梦想，小小的生活，前进，向前进。

说到小小的生活就得有小小的人物，说到小小的人物就得先说说老袁，老袁目前的愿望或者说梦想是能够写出一本书，虽然他目前还是个擦鞋匠，但他为什么要写书呢？这事还得从头讲起。一般从头讲起的故事都有些长，但别急，咱们慢慢来，算一下，反正时间还够用。

北方偏北的夏天有些无赖，却是四季中最短的日子，它可能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劣势，所以拼命地惹人讨厌，只有黄昏时才像生意不好的妓女，讨好似的搔首弄姿出一些凉意，贴着脚边游走。

“你好，先生，请问仁德路怎么走？”一个拎着公文包的男人停



在老袁面前，老袁此时正看着远处的落日出神，太阳落在汽车站最矮小的那一排房子上头，房子就像要被压扁了一般，颤颤巍巍地晃动着。

“外地人”，老袁心里想着收回目光抬起头，由于男人的身高超出普通人一些，坐在小板凳上的老袁头几乎呈仰视姿态才看到男人的脸。

“你的皮鞋脏了，我给你擦擦吧。”老袁把头低了下来说道。

“嗯，好的，好的。”男人坐在了老袁对面的小凳子上，把脚伸了过来，老袁掏出家伙事，抱住男人的脚贪婪地擦了起来，几分钟过后，满是灰尘的皮鞋发出乌黑的亮光，“两块钱，前面第一个路口左转就是了。”老袁不看男人，把鞋油刷子等工具放回小木箱里，又用抹布擦了擦手。

男人递给老袁两元钱，道了声谢便走了，背影诠释出鄙夷的不满，老袁笑了笑，提起小木箱和板凳往家走，一天好像就这么过去了，却又像刚刚开始，总有一个模糊的界线埋在老袁心里，分不清时间轴，日子就乱七八糟地过来了。

家的方向在汽车站以南，几分钟的路程，那里刚刚建设完成全市第一栋高层建筑，足足二十六层高的大楼，雄伟得如同一个阴森的神话，而更阴森的要数老袁家所在的那栋旧式的三层居民楼，整个上午的采光权被大楼霸道地掠夺了，赔偿的三千块钱被媳妇存进了银行，老袁看都没看一眼。

唯一庆幸的是，在傍晚的时段里，在《新闻联播》要播不播的矛盾时光里，残阳轻车熟路地闯过楼宇间的缝隙，怜悯地投射到老袁家的阳台上，那些冬季里没吃完的白菜早就腐烂了，土豆也长出了嫩芽，破烂的衣服和舍不得扔的垃圾，分享着一天里最美好的时光。老袁的一盆月季花在前几年就枯死了，老母亲还在为它浇着水，媳妇在厨房里被油烟呛得大把大把地抹眼泪，抽油烟机却怎么按也不舍得旋转，老袁拉开虚掩的门，油烟就顺着缝隙飘了出去，暴露了晚饭的菜式。

“抽油烟机还没来修？”老袁放下小木箱走进厨房问道。